



红日微风吹幼苗
云外归鸟知春晓
哪个爱做梦
一觉醒来
窗外蝴蝶飞走了

归鸟 不知春晓

*Guiniaozhizhi
chunxiao*

花凉
作品

Hua Liang
works



花火明星主编

丐小亥

首次作序

强烈共鸣推荐

《萤火》《花火》
强档连载 十年重推

最震撼人心的青春文学巅峰之作

这是最美好的相遇 / 却是最惨烈的挚爱纠缠：
如果遇到阮珊 / 请替我好好爱她

一生一爱，唯愿多年后回首，你我不曾悔恨。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归鸟 不知春晓

*Guiniao, buxhi
chunxiao*

花凉
作品

Hua Liang
works

红日微风吹幼苗，云外归鸟知春晓，哪个
爱做梦，一觉醒来，窗外蝴蝶飞走了。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鸟不知春晓 / 花凉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

社, 2015. 2

ISBN 978-7-5059-9699-1

I. ①归… II. ①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4287号

归鸟不知春晓

作 者: 花 凉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张 山

复 审 人: 樊东屏

责任编辑: 袁 靖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设计装帧粉粉猫

责任印刷: 周 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9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yuanj@clapnet.cn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254千字

印张: 9.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9699-1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序】有生之年

敢爱的人天真。

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勇敢，就能得爱。只要得爱，就会永久。

所以，这类人的爱情，都似飞蛾扑火，但他们深陷其中，全然不知：与这份爱无关的事，天崩地裂都不紧要。稍微沾边，就用尽全力。

怎么能去评判这样的爱的对与错呢。

毕竟，大多数人都曾是一只飞蛾。

最敢爱的时候，恰恰是我们最天真的年纪。

因为心无畏惧，才会无所顾忌。

春风十里，人海遥望，相视一笑，柔情蜜意。天空晴朗，世界静寂。

每一次约定，都会辗转难眠。

每一句誓言，都印刻在心上。

每一个夜晚，都是漫漫长河。

喜欢一个人，就以为是一生。

失去一个人，就亏欠了整个青春。

花凉一定也是天真的人，才会写出“归鸟”这样真诚而又凛冽的故事。
阮珊就似你我，认定邵然，追寻的是细水长流，世事纷飞却演变成轰轰烈烈。

情深难敌时光如水。原来，有时相逢，不一定能相知一生。

刻薄如花凉，方能用精巧的文字构架出这段璀璨的青春，给了我们选择，却不留我们思考的余地。你随着她笔下的故事，只会做出和阮珊同样的决定。

故事和我们的青春一样激烈：没有平淡的人生，从来不是时光辜负了我们，一直是我们蹉跎了时光。

只不过，阮珊比我们更决然。

归鸟不知春晓。

定标题时，在我心里，归鸟意指我们，春晓象征爱情。

人生再难，爱绝对是让我们无畏前行的力量。

阅读完这个故事，纵使有万千纠结和不忍，往事涌上心头，也不是让曾在爱情之中憧憬和迷失的我们，从此放弃天真，是让我们更果敢，藏存一颗赤子之心，去寻求一生所爱。

——这是我们穷极一生，能得到的最大最好的圆满。

谢谢花凉真挚的写作，你一定会拥有天真不渝的爱。

也谢谢阅读了这个故事的你，愿千帆过尽，你初心不改。

马小凡

写于“归鸟”出片前一天



目录

CONTENTS

- > 楔子 | 那时我们有梦
- > 第一章 | 彼时曾相遇，不知天有涯
- > 第二章 | 谁的欢喜一尘不染
- > 第三章 | 情不知所起
- > 第四章 | 陆心之海
- > 第五章 | 青春总有段情落入困局
- > 第六章 | 琉璃易碎，中意难求
- > 第七章 | 何时朝阳再升起

Guiniaobuxhi
chunxiao





目录

CONTENTS

- 154 > 第八章 | 怎样才算情深
- 160 > 第九章 | 岁月忽已暮
- 198 > 第十章 | 因为风的缘故
- 215 > 第十一章 | 梦一场
- 236 > 第十二章 | 天佑我的爱人
- 255 > 第十三章 | 此生是从你来到我走
- 276 > 尾 声 | 愿你已放下，常住光明中
- 284 > 番 外 | 江子城 告别我
- 295 > 后 记 | 愿你我多年后还有梦与爱

Guiniao buxhi
chunxiao



楔子

那时我们有梦



G U I N I A O B U Z H I C H U N X I A O

2012 年春末。

咖啡馆外面的街道上，樱花已经开始缓缓落下，飘飘扬扬地，在风中打着卷。

阮珊不知道是何时走神看向窗外的，拿铁到了嘴边就那样定格住，她盯着外面的长街和落樱发呆。

谭北打断她的思绪的时候她已经不知道愣怔了多长时间，回过神来忙向谭北道歉：“不好意思，我刚才走神了。”

谭北好脾气地笑笑，将桌子上的甜品往阮珊面前推了推：“这家的年轮蛋糕口碑很好，你尝尝看。”

她点点头，伸出手来拿起叉子叉起一小块，放到嘴里尝了尝。

“是很好吃。”阮珊笑了笑，对谭北说道，“你也吃点吧。”

“我不吃甜点的，爱好就是苦咖啡。”谭北举起手里的大号咖啡杯，轻轻晃了晃笑着说道，而后饶有兴趣地注视着阮珊，“你刚才在想什么？”

“刚才？”

“嗯，”谭北点了点头，隔着咖啡馆的玻璃窗把目光投了出去，“你看向窗外的时候，有事情从你脑海中闪了过去，是什么？”

是什么？阮珊一时哑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又从哪里开口。因为刚才从她脑海中闪过去的，不是一件事情，而是很多很多图片和场景，仿佛按下了无数次快门键记录下来的图景，每一张上都有着不同的面孔，生动又鲜活，每一张都写满了不同的故事，色彩饱满又艳丽。

她原本没打算开口倾诉，如今已经二十七岁的阮珊，早已明白倾诉是一件奢侈而不可得的事情，尤其是对着一个尚且只有几面之缘的泛泛

之交。

谭北是朋友安排的第七个相亲对象，也是唯一一个能见面超过三次的。

这是她和谭北的第五次见面，先前他们已经聊过太多不涉筋骨的场面话，彼此有着恰到好处的好感，于是就这样恒温而稳定地发展着。

阮珊喝了一口咖啡，抬起头来看了看面前的谭北。他今天穿着灰色的毛衣开衫，眼中有着微微的笑意，似乎是在鼓励她说下去。

阮珊笑了笑，放下手中的杯子，把目光重新投到窗外，从脑海里掠过的图片中挑出了色彩最浓重的那张——

“我十八岁的时候，没有想过自己二十七岁的时候还会是单身，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个男孩……”

十八岁，谭北在心里沉吟了一下，一个很久远的年纪了。他看向阮珊，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我以为自己会嫁给那个男孩，我甚至无数次设想过与他的婚礼，我们有过最甜蜜的热恋，也有过激烈的分歧和争吵……”阮珊的声音忽然停了下来。

“后来呢？”谭北问道。

“后来……”阮珊沉吟了一下，忽然从伤感的语调中转变过来，她吐了吐舌头，对着谭北嫣然一笑，“后来我们分手了。”

她是想就此打住这次谈话的，因为她在说出第一句的时候就已经明白过来此举的后果。

如果她不想接下来的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都沉浸在伤感低落的情绪里，她最好不要开口提及往事。

可谭北却不愿就此打住，他看向她，问道：“为什么？”

为什么？阮珊没有回答，只是在心底苦笑了一声，哪里有什么为什么？她与他的故事里，没有天灾战乱，没有生离死别，太平盛世里活得



好好的两个人忽然分开，一定是因为不够相爱。

趁阮珊发呆的空当，谭北已经站起身去结账，几分钟后大步流星地走了回来，提起阮珊旁边座位上的包对她说道：“跟我来。”

阮珊不明所以，放下手里的咖啡杯便跟在谭北的身后走了出去。

他为阮珊打开车门让她坐了进去，而后自己从另一边上车发动了车子。

“这个时间段咖啡馆里人太多了，”途中他对阮珊说道，“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

见阮珊没有说话，他转过头来看向她的眼睛：“我有很多时间，可以听你讲完过去所有的故事。”

车里沉寂了一会儿，之后阮珊轻轻地叹了口气：“去我家吧。”

阮珊说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了八点，他们已经在地毯上坐了将近七个小时。

阮珊站起身来走进书房，一会儿后捧着一个木盒子出来。她把那个木盒子在谭北的面前打开，里面的照片散落在有着暗红色花纹的地毯上。

谭北随便拿起其中一张，是阮珊和一个女孩的合影。照片上的阮珊穿着一条黑色的无袖长裙，头发随意地绾在脑后，正是青春无敌的年纪，随便一站眼角眉梢都是风情。至于旁边的那个女生，即便是用如今已经阅尽千帆的谭北的眼光来看，也是极其少见的美女。皮肤在阳光下几近透明，鼻子高挺，下巴颏尖尖，和阮珊那种平和的美丽不一样，她是肆无忌惮的那种美，是带有侵略性的那种美，就像夏季的龙卷风一样。

“这就是宋斐斐。”阮珊伸出头去，看了看那张照片说道。

谭北点点头，又拿起另外一张照片。

是一张四人的合影，除去阮珊和宋斐斐，剩下的两人应当就是沈梦和蒋可瑶了。

即便在阮珊的叙述里没有对外貌的描绘，可谭北依然能凭直觉区分

出来。个子小小、身形很瘦弱的那个应该是沈梦，蒋可瑶则应该是穿着白色蕾丝连衣裙的那个。四个人手挽着手，阮珊和宋斐斐站得近些，她们的身后是夏季正怒放着的蔷薇。

“这是大二的时候拍的。”阮珊微微笑了笑。

“看上去真年轻啊，”谭北说道，“看你们的眼神里都是憧憬，觉得世界都是你们的。”

谭北后来又连续翻看了很多张照片，有合影也有单张照片，有生活照也有阮珊和宋斐斐去拍的艺术照，有故事里出现的人，也有故事里没有出现的人。

然而，他并未在那些照片里见到男主人公。

那个叫邵然的男生，如今应该已经长成一个将近而立的男人。

“没有他的照片吗？”谭北问道。

“没有了，”阮珊轻轻咬住嘴唇，“在我出国的前夜都烧掉了。”

窗外一场春雨正在进行，房间里弥漫着说不上来的怀旧气氛，两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里。

打破这种沉默的是阮珊的手机铃声，她伸手从茶几上拿起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是“沈梦”。

“阮珊，”沈梦的声音在那边响起，“我前几天才回来，明天一起去看看宋斐斐吧。”

阮珊在电话这边“嗯”了一声：“那明天再联系。”

“沈梦打来的。”挂断电话之后，阮珊摆弄着手里的手机对谭北说道，“说明天一起去看看斐斐。”

谭北愣了愣：“当年你扇她耳光的时候，不是说过终老不相见吗？”

阮珊咧开嘴轻笑：“是的，当年我是恨极了她，恨不得从来就没有认识过她，恨不得她去死，恨不得这一辈子躲她躲得远远的，永远都不要再见到她。”



“可是，都会过去的，”阮珊轻轻叹了口气，“再强烈的爱恨，也都会过去的。”

“你对邵然也过去了吗？”谭北抛出了这个问题。

阮珊愣了愣，而后是一声叹息，在这个春夜的房间里轻飘飘地回荡着。而后她不知怎么的想起了北岛的一句诗——“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第一章

彼时曾相遇，不知天有涯



G U I N I A O B U Z H I C H U N X I A O

1

阮珊第一次见到邵然还是在2002年的冬天。

纷纷扬扬的大雪天，她裹着从宋斐斐那里抢过来的围巾和帽子，带着满心的不情愿在校园里给来来往往的男生女生发宣传单。要不是——一条厚实的大围巾把她的嘴巴都给裹住了，路人肯定会看到她噘得老高的嘴。整个校园里飘荡着的都是刀郎的声音——“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

音乐声很响，阮珊只得把嗓门提高一些：“同学你好，请关注一下24日的圣诞晚会……”

“同学你好，请看一下这个……”

被宋斐斐拉去在圣诞晚会上表演节目也就算了，居然还要顶着暴风雪帮她发宣传单，越想越郁闷的阮珊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掏手机，准备打个电话抱怨一下。可因为戴着手套的缘故，手机没能拿稳当，还没按下解锁键就已经从手里滑落，在雪地上砸出一个坑。

“哎呀！”她叫了一声，正准备弯下腰去捡的时候身后传来了笑声，阮珊不用回头也知道那人是韩炜。

她没顾得上去捡手机，回过头来白了韩炜一眼，以示对他这种幸灾乐祸行为的谴责。谁知道韩炜根本不接收她的信号，反而还挥了挥手朗声道：“好久不见。”

什么好久不见，真是神经病！阮珊在心里嘀咕着，昨天不还一起吃了火锅吗？

正准备把这句话说出来，韩炜又指了指学校的大门处：“等会儿去

那里吃吧，那里的石锅鱼很棒。”

阮珊瞥了一眼，他指的是学校门口的一排餐厅中人均消费最高的那家。小气了二十来年的人，今天怎么忽然这么大方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阮珊的大脑飞速运转着，但转念一想，不吃白不吃，便大声应答道：“好啊。”

刚应答完后背忽然被人拍了一下，阮珊回过头去，隔着迷蒙的风雪看到眼前站着一个挺拔的男生。阮珊参考自己一米六八的身高，目测他的身高在一米八二到一米八五之间。只见他穿着一件长款的黑色大衣，脖子上随意地搭着一条烟灰色的围巾。

风雪迷蒙，他的长眉薄唇和挺拔的鼻梁却异常清晰。

“你的手机。”他对阮珊笑了笑，把从地上捡起来的那部手机递给阮珊。阮珊急忙伸手去接，可手上戴的那只防水的滑雪手套还是没有拿住，手机还没有在她的手中待上三秒钟，便一个跟头又扎了下去。

她急忙把手套取掉，弯下腰去捡。谁知此时那个男生也正弯下腰去想要帮她捡，手机的体积不大，他们的手几乎是同时触摸到手机的。

落在雪地上的手机是冰冷的，一直戴着手套的阮珊的手也是冰冷的，可这个只穿着一件毛衣和风衣的男生的手，却是炙热的。

两只碰在一起的手同时缩了回去，而后那个男生笑了笑，又重新伸过手去把手机捡起来递给她。

阮珊也眯着眼睛对他笑。还没来得及道谢，韩炜已经走到了她身边。阮珊一边接手机一边瞥了一眼韩炜，问道：“为什么今天要请我吃饭？”

“谁要请你吃饭了。”韩炜看了看她说，而后把脸转过去看向帮她捡手机的男生，对他笑了笑，伸出手来帮他拍打了一下肩膀上的雪花：“先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吧。”

阮珊还没弄明白情况，韩炜又补充了一句：“你刚才那种表情还真是变化多端，我根本就不是在和你说话，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阮珊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刚才韩炜是在和自己身后的这个男生说话。她又抬起头来看看眼前的这个男生，男生察觉到了阮珊的目光，也微微对她笑了笑。

“带我一起去嘛。”阮珊忙把视线从男生的脸上移开，转过身去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哀求韩炜。

“哟，你不是昨天和我一起吃饭的时候还发了顿脾气，发誓再也不和我一起吃饭了吗？”韩炜吸了吸鼻子，把脸转向别处。

“那是因为你知道我最爱吃金针菇，还专门和我抢啊。”阮珊不甘示弱地反驳道，“韩炜，你如果不带我去的话我就把你在学校逃课打游戏的事情告诉你妈。”

“好啦，带你去带你去，平时喊你和我一起吃饭也没见你这么积极。”看不穿小女生心思的韩炜说道，而后指了指面前的那个男生说，“这是我暑假认识的朋友，邵然。”

映衬着身后纷纷扬扬的雪花，邵然整个人显得格外干净，他对阮珊笑了笑，伸出手来：“喜欢吃金针菇的话，待会儿专门点一份。”

阮珊笑得嘴都合不拢，伸出手握住了邵然的手，没等韩炜介绍就自我介绍起来：“我叫阮珊。”

“阮玲玉的阮？”

“嗯。”阮珊点头。

如果不是旁边站着韩炜，其实阮珊的手是想在邵然的手掌里多停留一会儿的，为他手心里足以融雪的温度。

2

还没有到吃饭的时间，三个人先去学校门口的咖啡馆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服务员过来的时候阮珊本来想点卡布奇诺的，可想到平日和宋斐斐在咖啡馆点卡布奇诺的时候总是被她用嘲笑语气说，只有少女才会